

语言文学

主编 ◎ 张鸿声

杜寒风

前沿



语言文学
前沿

主编◎张鸿声 杜寒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文学前沿·第2辑/张鸿声,杜寒风主编.一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657-0341-6

I. ①语… II. ①张… ②杜… III. ①语言学—文集 ②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H0-53
②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0537 号

语言文学前沿(第2辑)

主 编 张鸿声 杜寒风

责任编辑 李水仙

责任印制 范明懿

封面设计 飞 翔

出版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30×988 mm 1/16

印 张 15.5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0341-6/H·0341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编者前言

《语言文学前沿》第 2 辑由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主办，由文学院张鸿声教授、杜寒风教授任主编。

本辑共收入论文 29 篇，其中学术论文 28 篇，译介论文 1 篇。为与校外进行学术交流，本辑刊发了校外学者所撰论文 2 篇；我校学科建设办公室、对外汉语教育学院、艺术研究院、传播研究院学者所撰论文各 1 篇；文学院学者所撰论文 23 篇（含校外学者与文学院学者合撰论文 1 篇）。本辑收入的所有论文均是在此首次公开发表。

欢迎学术界、教育界对《语言文学前沿》给以关注和支持。

张鸿声 杜寒风

2011 年 7 月

目 录

编者前言 张鸿声 杜寒风 / 1

语 言 编

清华简《保训》笔札 肖晓晖 / 1

“V 着”存现句的句法结构 薛玉莲 / 10

内蒙古晋语五台片方言的形成及其特点 范慧琴 / 18

河北狼山话的代词和亲属称谓语 吕东莲 / 28

既有“年轻”，何需“年青”？

——“年轻”与“年青”出现、现状与发展的应用语言学分析及预测

..... 徐 娟 / 37

海峡两岸词语比较研究述评 许 蕾 / 43

高级水平留学生声韵调偏误分析 任前方 / 53

广播电视语言研究热点回顾 赵 雪 / 62

文学与艺术编

试论作为沟通叙事与修辞桥梁的“作者—读者交流理论”	肖 锋 / 69
邓以蛰《六法通诠》对气韵生动的阐发	杜寒风 / 77
手抄阶段写作传播特征分析	刘洪妹 / 85
略论《红楼梦》中的“芙蓉”意象	朱 萍 / 91
微小说文本解读	孟 伟 / 98
田仲一成《中国地方戏曲研究——元明南戏向东南沿海地区的传播》	云贵彬 译介 / 108
论《再生缘》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	杜莹杰 / 117
清苑县哈哈腔剧团考察	
——兼谈传统戏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杨秋红 / 124
中国早期浪漫话剧的文化内涵与价值	谢 箭 / 132
“告诉世界”与“不怕死”:两个影院文化史案例的文化解读	张一玮 / 140
哀而不伤的爱情颂歌	
——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信》主题音乐分析	张 磊 / 146
略论中国电视剧的历史分期	陈友军 / 153
从娱乐至上到回归现实	
——论文化本土化实践中的国产电视剧建设	张 宏 / 161
汉武帝的历史“前世”与荧屏“今生”	
——电视剧《大汉天子》与《汉武大帝》比较分析	石旭红 / 168
基督教文学作品中思想价值观的现代转换	李贵森 / 176
《隐言经》的修辞艺术	
——兼评《隐言经》通行中译本	何琼辉 万兆元 / 184
《喧哗与骚动》中的人物命运与叙事特点	谭雪松 / 194

美剧《越狱》的游戏学研究

——以《最后一越》为核心文本 王 永 / 202

文 化 编

《周易》之“象”的内涵及特性 刁生虎 陈志霞 / 208

中医概念的人文解读 王黑特 / 217

功夫诗《九卷》：无言之境三点线

——中国首部国学舞台剧功夫诗《九卷》出品记 于 洋 / 224

语 言 编

清华简《保训》笔札

肖晓晖

自 2008 年以来，清华所入藏的战国竹简已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其中，《保训》篇作为最先被整理公布出来的简文，又具有《尚书》逸篇的性质，自然受到热烈地讨论，在文字、训诂、史事、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一定进展。本文不揣梼昧，对简文内容发表一点浅见。讹谬之处，在所难免。

先录出《保训》释文：

- (1)隹(惟)王五十年，不瘳(豫)，王念日之多鬲(历)，恐述(坠)保训。
戊子，自演=(頽水)。己丑，昧
- (2)[爽]□□□□□□□□□□[王]若曰：“发，朕疾适甚，恐不女
(汝)及
- (3)训。昔前人遁(传)保，必受之以诵(誦)。今朕疾允病，恐弗念冬
(终)，女以箸(书)
- (4)受之。饮才(哉)，勿淫！昔舜旧(久)作小人，亲耕于鬲，茅(懋)恐
(功)救(速)中(众)。自詣(稽)，卒(厥)志
- (5)不讳(违)于庶万眚(姓)之多欲。卒(厥)又故(施)于上下远執
(途)，適易立(位)。執(途)詣(稽)，測
- (6)会旛(阴阳)之勿(物)，咸川(顺)不諱(逆)。舜既得中(众)，言不
易实党(变)名，身茲备(服)惟
- (7)允，翼翼不解(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卒(厥)緒。於
唐(呜呼)，眷(祗)之
- (8)才(哉)！堯昔(微)殷中(众)于河，以遯有易，有易怀(伏)卒(厥)
緒。堯亡鷩(害)，適追(归)中(众)于河。

- (9) 兮(微)寺(志)弗忘,道(传)賈(贻)子孙,至于成康(汤),嘒(祇)备
 (服)不解(懈),用受大命。於唐(呜呼)!发,敬才(哉)!
- (10) 朕闻兹不旧(久),命未有所次(延)。今女(汝)嘒(祇)备(服)毋
 解(懈),其有所直(悠)矣(也),不
- (11) 及尔身,受大命。敬才(哉),勿淫!日不足,隹(惟)宿不羨(祥)。

一、对部分词句的理解

在对简文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之前,先谈谈笔者对简文中个别词句的理解,其中有些解释直接关涉到全文的核心思想,故不得不先作一番梳理。

(一)“懋功违众”

“中”是《保训》贯彻全篇的一个核心观念,前后出现四次。正如王连龙所说,“《保训》篇四个‘中’的涵义应当是一致的。”^①不应当分别作解。“中”字的确切含义,众说纷纭,总的来看,主要有“观念说”(精神层面)和“实物说”(实体层面)两大派。持“实物说”者最主要的依据,是8号简中的这几句话:“昔羌(微)畱(暇)中于河,以遑有易,有易怀(服)厯(厥)臯。羌(微)亡畜(害),迺追(归)中于河。”“中”既然可以被借,又可以在事后归还,自然应该是一个有形之物。至于具体是什么东西,则又有不同的解释。李均明认为“中”是指诉讼的判决书。^②因唐兰曾根据古文字“中”的写法认为其本义为徽帜,故有不少学者主张《保训》里的“中”是与旌旗相关的事物,如王连龙认为“求”读为“聚”,“求中”就是聚集在旌旗之下,“假中”、“归中”的“中”则象征军队的旌旗。^③网友子居则主张“中”读为“众”,如此简文“微假中于河”的说法正好与汲冢竹书“微假师于河”的记载相合。^④我们倾向于子居的看法,把简文里的“中”都释读为“众”,文意畅通,似较他说为长。

4号简有文曰:“昔舜旧(久)作小人,亲耕于鬲茅恐救中。”关于“茅”字,说法不一。整理者认为“茅”属上文,断句为“亲耕于鬲茅,恐救中”。并解释说:“‘茅’,或

^① 王连龙:《谈〈保训〉篇的“中”》,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9年6月20日(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824)。

^② 参见李均明:《周文王造嘛之中道观》,《光明日报》2009年4月20日国学版。

^③ 参见王连龙:《谈〈保训〉篇的“中”》,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9年6月20日(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824)。

^④ 子居:《清华简〈保训〉解析》,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9年7月8日(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842)。

以为‘𦨇’字之误，字当即‘𦨇’，古音见母之部，在此读为溪母之部的‘丘’。上海博物馆简《容成氏》：‘昔舜耕于历丘。’”^①陈伟认为，“茅”应读为“𦨇”，并引部分字书“𦨇，丘也”的训释，认为“历𦨇”意思相当于“历丘”。^②赵平安则认为“茅”就是“草茅”的意思。他根据上海博物馆简《子羔》“尧之取舜也，从诸草茅之中，与之言礼”一句，认为“鬲茅”即指“历山草茅”。^③其实，类似的说法已见于传世文献，如《战国策·赵策·冯忌请见赵王》：“昔者，尧见舜於草茅之中，席陇亩而荫庇桑，阴移而授天下传。”

以上说法，细究文意，皆有不妥。认为“茅”是错字，未免主观臆断。说“茅”读为“𦨇”，文意固然可通，但应注意，“𦨇”为一生僻字，甚为罕用，目前先秦文献中似乎尚未见到此字。况且，所谓“𦨇，丘也”的训释也不应作字面上的简单理解，这是训诂学中典型的大名释小名，字书中多见。“𦨇，丘也”是说“𦨇”是“丘”当中的一种（即陈文所引《经典释文》“前高后下曰施丘”之“施丘”），就好比《说文解字》里“鹿，兽也”之类的解释，并不意味着训释语和被训释语是同义词，在语料中不能简单地替换。所谓“历𦨇”的解释，恐怕不妥。至于赵平安的解释，最为平实，但文献中言及“某人耕于某”，介词“于”后面的宾语一般都是单纯表示地点、处所的名词，例如“耕于定陶”、“耕于海滨”、“耕于东郊”、“耕于野”之类，“耕于某地草茅之中”这样的意思略嫌累赘复沓。上举《子羔》、《冯忌请见赵王》中的句子，“草茅”只是为了突显舜出身的低微，具有象征意味，与本文语境不甚相合。

4号简中的“恐”字，与简文前面两个“恐”的用法不相同。“恐坠宝训”、“恐弗念终”二句，都是以动词性短语充当“恐”的宾语，而这里的“恐救中”显然不能如此理解，所以《释文》特别说明“‘恐救中’意应为‘恐而求中’”。^④

笔者认为，“亲耕于鬲茅恐救中”一句或当读成“亲耕于鬲（历），茅恐救中”，其中“茅”读为“懋”，意思是“盛大”；“恐”读为“功”；“救”读为“遂”，意思是“聚集”；“中”依于居意见读为“众”。“懋功遂众”，类似《史记·五帝本纪》之“旁聚布功”、《尚书·尧典》之“方鸠偶功”，意思是“建立大功业，广聚百姓”。

“救”、“遂”同声旁，“遂”有“聚”义。《说文》：“遂，敛聚也。”《虞书》曰：“旁遂孱功。”“孱，具也。读若汝南澮水。《虞书》曰：旁救孱功。”许慎所见《尚书》，“鸠”或作“救”，或作“遂”。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亦云：“鸠，一作救，又作遂。”文献中

^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文物》2009年第6期。

^② 参见陈伟：《〈保训〉词句解读》，简帛网，2009年7月13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112）。

^③ 参见赵平安：《〈保训〉的结构和性质》，《光明日报》2009年4月13日国学版。

^④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文物》2009年第6期。

“鸠”多训为“聚”或“集”，^①盖此“鸠”为“逑”之借字。“救”异文或作“揅”，如《汉书·翼奉传》“振揅贫民”，颜师古注：“揅，古救字。”而“揅”又有“聚”义，如《诗经·大雅·绵》“揅之陼陼”，郑玄笺：“筑墙者揅聚壤土。”正以“揅聚”释“揅”。

“茅”、“懋”亦同声旁，“懋”有“盛大”义。《尚书·毕命》“惟公懋德”，蔡沈集传：“懋，盛大之义。”“懋”可用来形容“功”。《尚书·大禹谟》：“时乃功，懋哉！”意思是：“这是你的功绩，你的功绩真大啊！”“懋功”一词亦见于文献，如《晋书·周处传》：“宣佩懋功，三定江东。”此“懋功”是“大功”的意思，而且也在句中充当谓语。

《尚书·尧典》里记述，帝尧求贤才继任其位，驩兜推荐共工，说“共工方鸠偶功，可用”。司马迁在《史记》中转写为“旁聚布功”。“方”、“旁”皆有广大义，为古书常训，此不赘述。“聚”在上古常常用来特指“人民聚集”，故《说文》段玉裁注云：“积以物言，聚以人言。”“旁聚”、“方鸠”和简文“逑众”意思相当。“布”可读为“溥”，亦有广大义，“布功”即“大功”，与《保训》“懋功”同义。“偶”字，孔安国传云：“偶，见也。”陆德明音义：“偶，具也。”据此，“偶功”是“具备功业”之义。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又云：“‘偶’为‘布’者，‘偶’与‘撰’声相近。王逸注《楚辞》云：‘撰，犹博也。’‘博’义近‘布’。”则牵合二字。

简文“懋功逑众”的说法，与文献中有关舜的记载相合。《史记·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可见，在舜的品行感召下，其聚集的百姓日渐增多，所成就功业可谓大矣。

(二)“自稽”

4号简“自旨”，《释文》云：“‘旨’，读为‘稽’，《周礼·宫正》注：‘犹考也。’”^②这个解释为学界普遍接受，是可信的。目前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依照《释文》的意见，把简文断句为“自旨（稽）厤（厥）志，不违（违）于……”认为“厤（厥）志”是动词“旨（稽）”的宾语。我们则以为，当断于“旨（稽）”字，“厤（厥）志”属下句。“自稽”相当于《尚书·无逸》中的“自度”，亦即《论语》之“自省”，自我检查之义。

“厤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一句，是说其心意与民众之意愿合同，不相背离。“多”相当于“诸”，甲骨文“多臣”、“多方”即“诸臣”、“诸方”。《尚书·大禹谟》：“罔佛百姓以从己之欲。”《说文》：“佛，违也。”可以与本句对照。君王的“志（欲）”与百姓的“欲”是相对立的，贤明的君王不能依从自己的心志而违背百姓的意愿。舜的“志”与百姓的“欲”能高度统一，能“不违”，这是“自稽”的结果。孔子说：“从心所

^① 参见宗福邦、陈世锐、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92页。

^②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文物》2009年第6期。

欲，不逾矩。”不逾矩，是因为已经心无邪念，心之所思所欲，皆为正道。这是长期自省的结果，对孔子来说就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舜能“自稽”，故其心志能与民欲相合。如何“自稽”？读《尚书·无逸》，知贤君之“自度”，在于其本身就曾长期从事劳动，深刻了解小民之苦楚，故每能将心比心，以己度人，才能做到不违民欲。

(三)“易位”

简文“易立”，《释文》已指出即“易位”，但以“迺易立(位)執(迩)詣(稽)”五字连读。李学勤解释说：“舜施政于上下远迩，总要设身处地，就近考察。”^①我们认为，“迺易位”独立成句，不与“迩稽”连读。“易位”字面上的意思是“改换位置”，可指地位的升迁。《左传·定公元年》：“将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义也。”这是说魏舒以臣之身份改居君位。简文“易位”则特指尧拔擢舜，命其为司徒。

前一句“厤(厥)又攸(施)于上下远執(迩)”，“施”读以耿切，去声，今音 yí，是“延及”的意思。《书·君奭》：“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左传·隐公元年》：“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此文“施于上下远迩”，是指舜的影响力扩大，远近上下皆知。正因为舜的名声远播，势力扩张，尧不能无视，乃顺从各部落的意见，提拔任用舜（《尧典》：“帝曰‘我其试哉！’”），命其掌管五典、百官，此之谓“易位”。

(四)“其有所直矣”

《保训》篇末有几句话：“今女備毋解，其有所直矣，不及尔身，受大命。”这里的“備毋解”应如李锐等所释，读为“祗服毋懈”，^②“祗”是“敬”之义，“服”是“履行”之义，“祗服毋懈”犹言“敬行不懈”。这一点学者们已取得一致。关于“直”字的理解，则有较大分歧。整理者说：“‘直’通‘由’字。”^③孟蓬生认为，“直”读为“就”，并疏释其文意云：“现在你如能敬行宝训不敢懈怠的话，一定会有所成就的。”^④张崇礼认为，“直”读作“攸”，意思是“松弛、松懈”，他解释整句话说：“你现在要敬行中

^① 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9年第6期。

^② 参见李锐《读〈保训〉札记》（Confucius2000网站，2009年6月17日，<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028>）、孙飞燕《读〈保训〉札记》（Confucius2000网站，2009年6月17日，<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029>）。

^③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文物》2009年第6期。

^④ 孟蓬生：《〈保训〉释文商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9年6月23日（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827）。

道，不要松懈，如果有所松懈，你就不能受命为天子。”^①

李锐释“其”为“若”，^②可从。我们认为“其有所直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才是完整的一句。“其有所直矣”语意未完，不能独立成句。这里的“矣”并非表示语意完结的语气词，而只是表示句中停顿，以引出下文，其作用相当于“也”。王念孙《经传释词》卷四：“矣在句末，有为起下之词者。若《诗·汉广》曰‘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矣字皆起下之词。……《角弓》曰‘尔之远矣，民胥然矣。尔之教矣，民胥悌矣。’第一、第三矣字为起下之词。他皆仿此。”

“其有所直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既然是完整的一句，“不及尔身，受大命”与“其有所直矣”在语义上极为密切，要想搞清楚“直”的含义，就必须先解决“不及尔身”的真正意思。

“尔身”应连读。或据金文“膺受大命”将“尔身受大命”读为“尔|身受大命”，“尔”为主语，“身”为副词，又认为“不及尔身受大命”意为“来不及看见你亲受大命”，恐不妥。注意，简文中出现的第二人称代词有“女(汝)”、“尔”，二者似有分工。“女(汝)”出现三次，两次为主语，一次为宾语，皆不用“尔”。根据上古汉语的一般规律，“汝”多为主格，“尔”多为领格(“‘尔’常用于领位，而‘汝’则否。”^③)，此处或亦如是。故“尔身”当连读，“身”为名词，非副词。

“及”从字面上来讲，是“到达”、“连及”的意思，但古文中“及”后带表人宾语时，主语往往是灾祸等不好的事情。如《左传·隐公元年》：“无庸。将自及。”杜预注：“言无用除之，祸将自及。”补足其省略的主语“祸”。《左传·文公七年》：“兵作於内为乱。於外为寇。寇犹及人。乱自及也。”此处“及”的主语是“寇”、“乱”。《孝经·庶人》：“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此句“及”的主语是“患”。更可注意的是，《左传·昭公元年》有文云：“晋侯有疾，……卜人云：‘实沈、台骀为祟。’……子产曰：‘……抑此二者，不及君身。’”“此二者”指实沈、台骀二神。子产的意思是说，此二神所作之祸祟，不会害及晋侯。这段话中的“不及君身”与简文“不及尔身”结构形式完全相同。这表明，简文“不及尔身”的主语也很有可能是灾祸一类的不好的事情。这个主语，应该就体现在上句“其有所直矣”当中。

据此，我们认为，“直”可读为“悠”，意思是“忧”。“直”“悠”音近，“直”上古音为喻纽幽部，“悠”亦为喻纽幽部，二字声韵全同。“直”通“攸”，《汉书·叙传上》：“主

^① 张崇礼：《清华简〈保训〉解诂四则》，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9年7月26日(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856)。后又正式发表于《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② 参见李锐：《读〈保训〉札记》，Confucius2000网站，2009年6月17日(<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028>)。

^③ 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0页。

人遁然而笑。”颜师古注：“遁，古攸字。”《尚书·禹贡》：“阳鸟攸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攸，一作遁。”出土文献亦可证明此点，如上海博物馆简《缁衣》篇引《诗经》：“朋友攸摄，摄以威仪。”今本作“攸”。可见，“攸”作“遁”，古本习见。“攸”又通“悠”。《左传·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将叛也，其乡人或知之，过之而叹，且言曰：‘恤恤乎！漱乎！攸乎！’”俞樾《群经平议·左传三》：“攸即悠之假字。古书悠字或省作攸。盖亦声近而义通。……恤，忧也；愁，忧也；悠，忧也。恤恤乎愁乎悠乎三句一意，深忧之，故重言之也。”“悠”自有“忧”义，《说文》：“悠，忧也。”

“今女備毋解，其有所遁矣，不及尔身，受大命”一句，意思是说：“从现在开始你应虔敬做事，不懈怠，若有忧患之事，不会害及你自身；（你）将膺受大命。”

二、对《保训》内容和思想的几点意见

（一）《保训》有关舜的内容与《尚书》关系密切

从上文对个别字词的讨论已经可以看出，《保训》与今本《尚书》关系密切，尤其是文中对舜之事迹的记述与《尚书》相关内容若合符契。下面再略作申述。

简文中有关舜的内容若与今本《尚书》作比较，可以发现很多有意思细节。例如，简文说舜“懋功逑众”，而在今本《尚书》里，驩兜在向尧举荐共工时说过类似的话（“方鸠厥功”）。可见，舜与共工的身份地位相当，在当时都是部落首领，有一定的影响力。舜与共工在部落联盟中具有竞争关系，舜继承了尧的地位，意味着共工的竞争失败。这个时代虽然实行朴素的推举制，但必然含有权力、人心的竞争与较量。在舜被举荐之前，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权力基础。

简文还有很多地方可以与今本《尚书》互相印证。例如，前文已经提到，简文说“乃易位”，即《尚书》中所说尧命舜掌管五典、百官；考察期满后，舜表现出色，简文云“帝尧嘉之，用受厥绪”，即《尚书》所言尧命舜“陟帝位”。

再如，简文描述舜在“易位”后受考察期间“言不易实寔（变）名，身茲备（服）惟允”，孙飞燕解释说：“‘备’读为‘服’，‘惟’是无义助词，‘允’意为‘信’。‘备惟允’的意思即‘服信’。‘服’意为实行。传世文献中‘服信’、‘行信’常见。”^①按，此句“言”与“身”相对。《荀子·非相》：“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亦“言”、“身”相对为文。“服”是“服事、履行”的意思，所以这里是从言语和行动两个方面来描述舜的表现。“言不易实变名”是说，舜言语真实，言出必行，名与实相合。

^① 孙飞燕：《读〈保训〉札记》，Confucius2000 网站，2009 年 6 月 17 日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029>)。

“身兹服惟允”是说，舜做事情必讲诚信。这样的文句，似乎正与《尧典》所述尧对舜的评价完全吻合。《尧典》：“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这里也是从“事”、“言”两个方面评价舜，与《保训》同。“乃言底可绩”相当于“乃言定可成”，^①又见于《尚书·皋陶谟》：“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绩。”这可以看做《保训》“言不易实变名”的一个极好注脚。疑“询事”之“询”读作“恂”，《玉篇·心部》：“恂，信也。”“恂”及同谐声的“润”在古书中多训为“信”。“恂”与“允”同义。《尧典》之“恂事”犹言“信事”、“允事”，即《保训》之“身兹服惟允”。

(二)《保训》反映民本思想的兴起

李学勤已经在《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保训》的思想与《尚书·无逸》相近。我们把《无逸》篇中相关的内容抄录如下，以便对比：

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久）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久）为小人。作其即位，爱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两相比照，可以看到，《保训》和《无逸》都提到“旧（久）作小人”的重要性。因为“旧（久）作小人”，才能“知小人之依”（依，隐也。隐，痛也），进而才能勤政享国。

但《保训》的题旨与《无逸》有明显的不同。《无逸》围绕如何能“享国日长”展开，主要思想是周公告诫成王，要勤于政事，不要放纵自己。《保训》围绕如何能“受命”展开，核心思想是强调“得众”的重要性。上文已经提到，子居释简文“中”为“众”，这对理解全文的思想至关重要。

文王遗训主要通过舜、微二人的事迹来阐述“得众”对“受大命”的必要性。这里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对简文文意略加疏通：

舜本为小人，能够“遂众”，故能“易位”，被尧任为司徒。下有百姓依附，上有四岳举荐，易位之后，所得人口、民心益多，可谓“得众”。舜“既得众”，言行必诚，虔敬

^① 参见曾运乾：《尚书正读》，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页。

不怠，三载之后，得受大命。

上甲微之父王亥曾在有易被杀，上甲微从河伯处借得“众”，向有易报仇，有易伏罪，上甲微将“众”归还河伯。这件事给上甲微很大的启示，使他明白“得众”之重要，所以他永记不忘，传贻子孙。子孙谨行遗训，一直到成汤，终受大命。

文王以此二事告诫其子，务必敬勤于政。他把“得众”作为“受命”的前提条件。从文献记载来看，文王确实以“得众”为目标，施“逮众”之行，他“阴行善”（《史记·周本纪》），笼络人心，积聚民众。但时日不足，大功不克，所以《保训》中文王才说“朕闻兹不久，命未有所延。”并希望姬发能敬行不怠，最终得受大命。

《保训》对“众”的格外强调，反映了民本思想的兴起。在西周以前，人们崇尚“鬼神”与“天”，凡万民之生养、君之废立、典章之设，皆由天定，天命非人力所能及。^①自周代开始出现对“人”的重视，由神道逐渐转向人道，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例如，周人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春秋以后，以民为本的思想进一步发展，^②孟子才能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

从《保训》文王所述来看，民本思想本起源于上古时代权力更替的现实。执政者从历史事迹和社会现实两个方面意识到“得众”的重要性。“得众”在于民心、民欲，务必体察民心，不违民欲，勤恳于政。

《保训》对得众、有众的重视，其立论的视角和出发点既不同于孟子“民为贵”的思想，也较后者更为简单朴素，但又与西周金文中以“天”、“先王”为中心的思想有明显不同。它既承认“天授大命”，又认为只有“得众”并坚持不懈，方能“受命”，呈现出由“天道”向“人道”过渡的混合状态，反映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再结合《保训》中部分语句所具有的春秋时期语言特点，^③我们认为，《保训》一文并非西周文武王时期的实录，而是春秋时人的追述，夹杂了部分春秋时期的语言和思想。

（作者肖晓晖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① 参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二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281页；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10页。

^② 参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二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290页。

^③ 子居在《清华简《保训》解析》一文中已经指出多条。今再举一例：简文中“其有所尚矣”一句，此种句法结构，似出现于春秋以后。遍检《尚书》、商周金文等语料，未见此类句法。

“V 着”存现句的句法结构

薛玉莲

本文以“V 着”存现句为专题,主要从句法、语义及篇章语用上分析这类句子,研究“V 着”存现句在句法成分构成上与其他存现句的不同及其表现出的个性特征。

汉语中“存现句”是表示某处存在、出现或消失了某人或物的句子;句首有处所词语做主语,宾语表示存现的主体;语义特征是某处存在某物。标准存现结构是“处所词+动词+存现宾语”即“A+B+C”三段式。“V 着”存现句作为存现句的下位句式,主要特点体现在中段结构,结构形式为“处所词+V+着+存现宾语”。

例如:

- (1)巷口停着一辆车。
- (2)水渠两旁栽着高高的白杨树。
- (3)台上坐着一支大型完整的交响乐队。
- (4)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
- (5)街上拥塞着形形色色下班回家的人群和汽车。
- (6)路旁椅子上坐着一对老年夫妇。
- (7)靠窗放着一张桌子。
- (8)这里站着很多人。
- (9)上面摆着很多书。
- (10)在柳州都乐风景区的岩石上刻着4个大字——“天下都乐”。

通过例句可知,“V 着”存现句的A段一般由表处所的词或短语组成;B段由“动词+着”构成;C段则是由名词性词语构成。